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

幸福与梦想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国家教育部、中央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开学第一课》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

幸福与梦想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与梦想 /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编. —2版.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1
(开学第一课)

ISBN 978-7-5387-5060-7

I. ①幸… II. ①开… III.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6765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付娜

助理编辑 吕天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尹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幸福与梦想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78千字 印张 / 12

版次 / 2016年1月第2版 印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7.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塑料儿童	三 毛 / 001
沈二哥加了薪水	老 舍 / 009
学吹箫的二哥	沈从文 / 014
喽 罗	沈从文 / 027
打火匣	[丹麦] 安徒生 / 033
陈景润的怪癖	罗声雄 / 040
撕日历的日子	迟子建 / 042
多年以前	邓一光 / 045
棉 鞋	沈从文 / 064
在巴黎大戏院	施蛰存 / 070
小嘴不停	铁 凝 / 080
拣奶妈	苏 青 / 090
只有天使才能给予	[美] 乔贝丝·麦克丹尼尔 / 096
震撼一国的农夫	胡 英 / 101
真正的风度	姜钦峰 / 104
有梦想的人才能举起奥斯卡	李 安 / 106
隐士的前尘往事	马 可 / 108

- 一块烫石头…………… [俄] 盖达尔 / 111
- 鸠摩罗什…………… 施蛰存 / 115
- 幸福：逐之则去，予之则来 …… [美] 约翰·坦普顿 / 136
- 心中的童话…………… 詹 蒙 / 139
- 心 愿…………… 张爱玲 / 146
- 亲人节快乐…………… 刘继荣 / 148
- 路…………… 吴冠中 / 151
- 可人张之洞…………… 张 鸣 / 153
- 架子鼓声里的母爱心跳…………… 池晴佳 / 158
- 换一种方式也许离成功更近…………… 梁 勇 / 161
- 写在水上的字…………… 林清玄 / 163
- 芥 菜…………… 谢侯之 / 164
- 儿子窗前的风景…………… 叶 子 / 168
- 冬 景…………… 贾平凹 / 171
- 中国的雾…………… [法] 皮埃尔·托尔塞特 / 174
- 听到幸福在歌唱…………… 凡 娘 / 178
- 最好的帮助…………… 吴淡如 / 181
- 不需注释的生命…………… 祝 勇 / 183
- 杂 辑…………… [美] 苏珊娜·布莱特·乔丹 / 185
- 花蜜和蜂刺…………… 秦 牧 / 186

080 \ 杂 著…………… 幸福与梦想…………… 卷不翻小

090 \ 青 春…………… 青春与梦想…………… 青春与梦想

090 \ 小说长篇小说…………… 小说长篇小说…………… 小说长篇小说

101 \ 文 学…………… 文学与梦想…………… 文学与梦想

101 \ 杂 著…………… 杂著与梦想…………… 杂著与梦想

101 \ 杂 著…………… 杂著与梦想…………… 杂著与梦想

101 \ 下…………… 下…………… 下……………

塑料儿童

三 毛

荷西与我自从结婚以来，便不再谈情说爱了，许多人讲——结婚是恋爱的坟墓——我们十分同意这句话。

一旦进入了这个坟墓，不但不必在冬夜里淋着雪雨无处可去，也不必如小说上所形容的刻骨铭心地为了爱情痛苦万分。当然，也更不用过分注意自己的外观是否可人，谈吐是否优雅，约会太早到或太迟到，也不再计较对方哪一天说了几次我爱你。

总之，恋爱期间种种无法形容的麻烦，经过了结婚的“葬礼”之后，都十分自然地消失了。

当然，我实在有些言过其实，以我的个性，如果恋爱真有上面所说的那么辛苦，想来走不到坟场就来个大转弯了。

婚后的荷西，经常对我说的，都是比世界上任何一本“对话录”都还要简单百倍的。

我们甚而不常说话，只做做“是非选择”题目，日子就圆满地过下来了。

“今天去了银行吗？”

“是。”

“保险费付了吗？”

“还没。”

“那件蓝衬衫是不是再穿一天？”

“是。”

“明天你约了人回来吃饭？”

“没有。”

“汽车的机油换了吗？”

“换了。”

乍一听上去，这对夫妇一定是发生婚姻的危机了，没有情趣的对话怎不令一个个渴望着爱情的心就此枯死掉？事实上，我们跟这世界上任何一对夫妇的生活没有两样，日子亦是平凡地在过下去，没有什么不幸福的事，也谈不上什么特别幸福的事。

其实上面说的完全是不必要的废话。

在这个家里，要使我的先生荷西说话或不说话，开关完全悄悄地握在我的手里。他有两个不能触到的秘密，亦是使他激动喜乐的源泉，这事说穿了还是十分普通的。

“荷西，你们服兵役时，也是一天吃三顿饭吗？”

只要用这么奇怪的一句问话，那人就上钩了。姜太公笑咪咪地坐在床边，看这条上当的鱼，突然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立正，稍息，敬礼，吹号，神情恍惚，眼睛发绿。军营中的回忆使一个普通的丈夫突然在太太面前成了英雄好汉，这光辉的时刻永远不会退去，除非做太太的听得太辛苦了，大喝一声——“好啦！”这才悠然而止。

如果下次又想逗他忘形的说话，只要平平常常地再问一次——“荷西，你们服兵役时，是不是吃三顿饭？”——这人又会不知不觉的跌进这个陷阱里去，一说说到天亮。

说说军中的生活并不算长得不能忍受，毕竟荷西只服了两年兵役。

我手里对荷西的另外一个开关是碰也不敢去碰，情愿天天做做是非题式的对话，也不去做姜太公，那条鱼一开口，可是三天三夜不给人安宁了。

“荷西，窗外一大群麻雀飞过。”我这话一说出口，手中锅铲一软，便知自己无意间触动了那个人的话匣子，要关已经来不及了。

“麻雀，有什么稀奇！我小的时候，上学的麦田里，成群的……我哥哥拿了弹弓去打……你不知道，其实野兔才是……那种草，发炎的伤口只要……”

“荷西，我不要再听你小时候的事情了，拜托啊！”我捂住耳朵，那

人张大了嘴，笑哈哈地望着远方，根本听不见我在说话。

“后来，我爸爸说，再晚回家就要打了，你知道我怎么办……哈哈！我哥哥跟我……”

荷西只要跌入童年的回忆里去，就很难爬得出来。只见他忽而仰天大笑，忽而手舞足蹈，忽而作势，忽而长啸。这样的儿童剧要上演得比兵役还长几年，这才啪一下把自己丢在床上，双手枕头，满意地叹了口气，沉醉在那份甜蜜而又带着几分怅然的情绪里去。

“恭喜你！荷先生，看来你有一个圆满的童年！”我客气地说着。

“啊！”他仍在笑着，回忆实在是一样吓人的东西，悲愁的事，摸触不着了，而欢乐的事，却一次比一次鲜明。“你小时候呢？”他看了我一眼。

“我的童年跟你差不多，捉萤火虫，天天爬树，跟男生打架，挑水蛇，骑脚踏车，有一次上学路上还给头水牛追得半死，夏天好似从来不知道热，冬天总是为了不肯穿毛衣跟妈妈生气，那时候要忙的事情可真多——”我笑着说。“后来进入少年时代了，天天要恶补升初中，我的日子忽然暗淡下来了，以后就没好过——”我又叹了口气，一路拉着床罩上脱线的地方。

“可是，我们的童年总是不错，你说是不是？”

“十分满意。”我拍拍他的头，站起来走出房去。“喂，你是台北长大的吗？”

“跟你一样，都算城里人，可是那个时候的台北跟马德里一样，还是有野外可去的哪！而且就在放学的一路上回家，就有好玩了。”

“荷西，你们的老师跟不跟你们讲这些，什么儿童是国家的栋梁、未来的主人翁之类的话啊？”

“怎么不讲，一天到晚说我们是国家的花朵。”荷西好笑地说。

我倒觉得这没有什么好笑，老师的话是对的，可惜的是，我不学无术，连自己家的主人翁都只做了一半，又常常要背脊痛，站不直，不是栋梁之材，加上长得并不娇艳，也不是什么花朵。浮面的解释，我已完全辜负了上一代的老师对我殷殷的期望。

多年来，因为自己不再是儿童，所以很难得与儿童有真正相聚的时候，加上自己大半时候住在别人的土地上，所以更不去关心那些外国人的

孩子怎么过日子了。

这一次回国小住，忽见姐姐和弟弟的孩子都已是一朵朵高矮不齐可爱的迎风招展的花朵了，真是乍惊乍喜。看看他们，当然联想到这些未来的栋梁和主人翁不知和自己生长时的环境有了多大的不同，我很喜欢跟他们接近。

我家的小孩子，都分别住在一幢幢公寓里面，每天早晨大的孩子们坐交通车去上小学，小的也坐小型巴士去上幼儿园。

我因为在回国时住在父母的家中，所以大弟弟的一对双生女儿与我是住同一个屋顶下的。

“请问小朋友，你们的学校有花吗？”

说这话时，做姑姑的正在跟侄女们玩“上课”的游戏。“报告老师，我们的学校是跟家里这样的房子一样的，它在楼下，没有花。”

“老师在墙上画了草地，还有花，有花嘛，怎么说没有。”另外一个顶了她姐姐一句。

“现在拿书来给老师念。”姑姑命令着，小侄女们马上找出图画书来送上。

“这是什么？”

“月亮。”

“这个呢？”

“蝴蝶。”

“这是山吗？”

“不是，是海，海里好多水。”小朋友答。

“你们看过海吗？”

“我们才三岁，姑姑，不是，老师，长大就去看，爸爸说的。”

“你们看过真的月亮、蝴蝶和山吗？”被问得拼命摇头。“好，今天晚上去看月亮。”姑姑看看紧靠着窗口邻家的厨房，叹了一口气。

看月亮本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月亮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和传说，但是手里拉着两个就在文具店的街外看月亮的孩子，月光无论如何不能吸引她们。

我们“赏月”的结果，是两个娃娃跑进文具店，一人挑了一块彩色塑

胶垫板回家，兴高采烈。

父亲提议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坚持全家的孩子都带去，姐姐念小学的三个，和弟弟的两个都一同去。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三个大人，带五个小孩子去旅行？”姐姐不同意地说。

“孩子们的童年很快就会过去，我要他们有一点点美丽的回忆，我不怕麻烦。”

被孩子们盼望得双眼发直的旅行，在我们抵达花莲亚士都饭店时方才被他们认可了，兴奋地在他们租下的每一个房间里乱跑。

点心被拆了一桌，姐姐的孩子们马上拿出自己私藏的口香糖、牛肉干、话梅这一类的宝贝交换起来。

“小朋友，出来看海，妹妹，来看书上写的大海。”我站在凉台上高叫着，只有一个小男生的头敷衍地从窗帘里伸出来看了一秒钟，然后缩回去了。

“不要再吃东西了，出来欣赏大自然。”我冲进房内去捉最大的蕙蕙，口中命令似的喊着。

“我们正忙呢！你还是过一下再来吧！”老二芸芸头也不抬地说，专心地在数她跟弟弟的话梅是不是分少了一粒。“小妹，来，你乖，姑姑带你去看海。”我去叫那一双三岁的女娃娃们。

“好怕，阳台高，我不要看海。”她缩在墙角，可怜兮兮地望着我。

我这一生岂没有看过海吗？我跟荷西的家，窗外就是大海。但是回国来了，眼巴巴地坐了飞机带了大群未来的主人翁来花莲，只想请他们也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而他们却是漠不关心的。海，在他们上学放学住公寓的生活里，毕竟是那么遥远的事啊！

大自然对他们已经不存在了啊！

黄昏的时候，父亲母亲和我带着孩子们在旅馆附近散步，草丛里数不清的狗尾巴草在微风里摇晃着，偶尔还有一两只白色的蝴蝶飘然而过，我奔入草堆里去，本以为会有小娃娃们在身后跟来，哪知回头一看，所有的儿童——这一代的——都站在路边喊着——姑姑给我采一根，我也要一根狗尾巴——阿姨，我也要，拜托，我也要——狗尾巴，请你多采一点儿。

“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进来采？”我奇怪地回头去问。“好深的草，我们怕蛇，不敢进去。”

“我小时候怕的是柏油路，因为路上偶尔会有车子；现在你们怕草，因为你们只在电视上看看它，偶尔去一趟荣星花园，就是全部了。”我分狗尾巴草时在想，不过二十多年的距离，却已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了。这一代还能接受狗尾巴草，只是自己去采已无兴趣了，那么下一代是否连墙上画的花草都不再看了呢？

看“山地小姐”穿红着绿戴着假睫毛跳山地舞之后，我们请孩子们上床，因为第二天还要去天祥招待所住两日。

城里长大的孩子，最大的悲哀在我看来，是已经失去了大自然赋给人的灵性。一整个早晨在天祥附近带着孩子们奔跑，换来的只是近乎为了讨好我，而做出的对大自然礼貌上的欢呼，直到他们突然发现了可以玩水的游泳池，这才真心诚意地狂叫了起来，连忙往水池里奔去。

看见他们在水里打着水仗，这样的兴奋，我不禁想着，塑料的时代早已来临了，为什么我不觉得呢？

“阿姨，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塑料做的？我们不是。”他们抗辩着。

我笑而不答，顺手偷了孩子一粒话梅塞入口里。

天祥的夜那日来得意外的早，我带了外甥女芸芸在广场上散步，一片大大的云飘过去，月亮就悬挂在对面小山的那座塔顶上，月光下的塔，突然好似神话故事里的一部分，是这么的中国，这么的美。

“芸芸，你看。”我轻轻地指着塔、山和月亮叫她看。“阿姨，我看我还是进去吧！我不要在外面。”她的脸因为恐惧而不自在起来。

“很美的，你定下心来看看。”

“我怕鬼，好黑啊！我要回去了。”她用力挣脱了我的手，往外祖父母的房内飞奔而去，好似背后有一百个鬼在追她似的。

勉强孩子们欣赏大人认定的美景，还不如给他们看看电视吧！大自然事实上亦不能长期欣赏的，你不生活在它里面，只是隔着河岸望着它，它仍是无聊的。

这一代的孩子，有他们喜好的东西，旅行回来，方才发觉，孩子们马

上往电视机奔去，错过了好几天的节目，真是遗憾啊！

我家十二岁的两个外甥女，已经都戴上了眼镜，她们做完了繁重的功课之后，唯一的消遣就是看电视，除了这些之外，生活可以说一片空白。将来要回忆这一段日子，想来不过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就带过了吧。

再回到加纳利群岛来，荷西与我自然而然地谈起台北家中的下一代。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萤火虫，分不清树的种类，认不得虫，没碰过草地，也没有看过银河星系。”

“那他们的童年在忙什么？”荷西问。

“忙做功课，忙挤校车，忙补习，仅有的一点儿空闲，看看电视和漫画书也就不够用了。”

“我们西班牙的孩子可能还没那么紧张。”

“你的外甥女们也是一样，全世界都差不多了。”

没有多久，荷西姐姐的几个孩子们被送上飞机来我们住的岛上度假。

“孩子们，明天去山上玩一天，今天早早睡。”

我一面预备烤肉，一面把小孩们赶去睡觉，想想这些外国小孩儿也许是不相同的。

第二天早晨进入房车时，孩子们发现了一大堆以前的邻居丢掉的漫画书，欢呼一声，一拥而上，杂志马上瓜分掉了。

在蓝灰色的山峦上，只有荷西与我看着美丽的景色，车内的五个孩子鸦雀无声，他们埋头在漫画里。

烤肉，生火，拾枯树枝，在我做起来都是极有乐趣的事，但是这五个孩子悄悄耳语，抱着分到的漫画书毫不带劲地坐在石块上。四周清新的空气，野地荒原，蓝天白云，在他们，都好似打了免疫针似的完全无所感动，甚而连活动的心情都没有了。

最后，五个显然是有心事的孩子，推了老大做代表，咳了一声，很有礼地问荷西：“舅舅，还要弄多久可以好？”“怎么算好？”

“我是说，嗯，嗯，可以吃完了回去？”他摸了一下鼻子，很不好意思地说。

“为什么急着回去？”我奇怪地问。

“是这样的，今天下午三点有电视长片，我们——我们不想错过。”

荷西与我奇怪地对看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

“又是一群塑料儿童！”

这几个孩子厌恶地瞪着我们，显然地不欢迎这种戏称。

车子老远地开回家，还没停好，孩子们已经尖叫着跳下车，冲进房内，按一按电钮，接着热烈地欢呼起来。“还没有演，还来得及。”

这批快乐的儿童，完完全全沉醉在电视机前，忘记了四周一切的一切。

我轻轻地跨过地下坐着躺着的小身体，把采来的野花插入瓶里去。这时候，电视里正大声地播放广告歌——喝可口可乐，万事如意，请喝可——口——可——乐。

什么时候，我的时代已经悄悄地过去了，我竟然到现在方才察觉。

“胡说，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塑料的？我们不是。”他们的回答不显面红耳赤，却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口气。

天真的夜晚，月光洒在窗外，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正播放着一部动画片，画面色彩鲜艳，情节引人入胜。孩子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轻轻地走过去，将一束野花插在花瓶里。电视里正播放着一首广告歌，声音响亮，歌词简单易懂。孩子们欢呼起来，房间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我怕鬼，好黑啊！我要回去了。”其中一个孩子突然叫起来，声音里带着一丝恐惧。其他孩子也显得有些不安，纷纷看向门口。我笑了笑，安慰他们说：“别怕，电视里的鬼都是假的。”孩子们这才松了口气，继续看电视。电视里的画面依然精彩，孩子们的笑声不断传来。

这一代的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有自己的快乐和烦恼。

沈二哥加了薪水

老舍

四十来岁，扁脸，细眉，冬夏常青地笑着，就是沈二哥。走路非常慎重，左脚迈出，右脚得想一会儿才敢跟上去。因此左肩有些探出。在左肩左脚都伸出去，而右脚正思索着的时节，很可以给他照相，姿态有如什么大人物刚下飞机的样子。

自幼沈二哥就想做大人物，到如今可是还没信儿做成。因为要做大人物，就很谨慎，成人以后谁也晓得他老于世故。可是老于世故并不是怎样的惊天动地。他觉得受着压迫，很悲观。处处他用着心思，事事他想得周到，步法永远一丝不乱，可也没走到哪儿去。他不明白。总是受着压迫，他想，不然的话……他要由细腻而丰富，谁知道越细心越往小里抽，像个盘中的橘子，一天比一天缩小。他感到了空虚，莫名其妙。

只有一点儿安慰——他没碰过多少钉子，凡事他都要“想想看”，唯恐碰在钉子上。他躲开了许多钉子，可是也躲开了伟大，安慰改成了失望。四十来岁的了，他还没飞起来过一次。躲开一些钉子，真的，可是嘴按在沙窝上，不疼，怪憋得慌。

对家里的人，他算尽到了心。可是他们都欺侮他。太太又要件蓝自由呢的夹袍。他照例地想想看，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他得想想看：论岁数，她也三十五六了，穿哪门子自由呢？论需要，她不是有两三件夹袍了吗？论体面，似乎应当先给儿女们做新衣裳，论……他想出无数的理由，可是不便对她直说。想想看最保险。

“想想看，老想想看，”沈二嫂挂了气，“想他妈的蛋！你一辈子可想出来什么了！”

沈二哥的细眉拧起来，太太没这样厉害过，野蛮过。他不便还口，老夫老妻的，别打破了脸。太太会后悔的，一定。他管束着自己，等她后悔。

可是一两天了，他老没忘了她的话，一时一刻也没忘。时时刻刻那两句话刺着他的心。他似乎已忘了那是她说的，他已忘了太太的厉害与野蛮。那好像是一个启示，一个提醒，一个向生命的总攻击。“一辈子可想出什么来了？老想想看！想他妈的蛋！”在往日，太太要是发脾气，他只认为那是一种压迫——他越细心，越周到，越智慧，他们大家越欺侮他。这一回可不是这样了。这不是压迫，不是闹脾气，而是有什么一种摇动，像一阵狂风要把老实实在的一棵树连根拔起来，连根！他仿佛忽然明白过来：生命之所以空虚，都因为想他妈的蛋。他得干点儿什么，要干就干，再没有想想看。

是的，马上给她买自由呢，没有想想看。生命是要流出来的，不能罐里养王八。不能！三角五一尺，自由呢。买，没有想想看，连价钱也不还，买就是买。

刮着小西北风，斜阳中的少数黄叶金子似的。风刮在扁脸上，凉，痛快。秋也有它的光荣。沈二哥夹着那卷自由呢，几乎是随便地走，歪着肩膀，两脚谁也不等着谁，一溜歪斜地走。没有想想看，碰着人也活该。这是点儿劲儿。先叫老婆赏识赏识，三角五一尺，自由呢，连价也没还，劲儿！沈二哥的平腮挂出了红色，心里发热。生命应该是热的，他想，他痛快。

“给你，自由呢！”连多少钱一尺也不便说，丈夫气。“你这个人，”太太笑着，一种轻慢的笑，“不问问我就买，真，我昨天已经买下了。得，来个双份。有钱是怎着？！”“那你可不告诉我？！”沈二哥还不肯后悔，只是乘机会给太太两句硬的：“双份也没关系，买了就是买了！”“哟，瞧这股子劲儿！”太太几乎要佩服丈夫一下。“吃了横人肉了？不告诉你喽，哪一回想想看不是个蔫溜屁？！”太太决定不佩服他一下了。

沈二哥没再言语，心中转上了劲儿。快四十了，不能再抽抽。英雄伟人必须有个劲儿，没有前思，没有后想，对！第二天上衙门，走得很快。遇上熟人，大概地一点头，向着树，还是向着电线杆子，都没关系。使他们惊异，正好。

衙门里同事的有三个加了薪。沈二哥决定去见长官，没有想想看。沈二哥在衙门里多年了，哪一件事，经他的手，没出过错。加薪没他的事？可以！他挺起身来，自己觉得高了一块，去见司长。

“司长，我要求加薪。”没有想想看，要什么就说什么。这是到伟大之路。

“沈先生，”司长对老人儿挺和气，“坐，坐。”

没有想想看，沈二哥坐在司长的对面，脸上红着。“要加薪？”司长笑了笑，“老人儿了，应当的，不过，我想想看。”

“没有想想看，司长，说句痛快的！”沈二哥的心几乎炸了，声音发颤，一辈子没说过这样的话。

司长愣了，手下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话，特别是沈二哥；沈二哥一定有点儿毛病，也许是喝了两盅酒，“沈先生，我不能马上回答你；这么办，晚上你到我家里，咱们谈一谈？”

沈二哥心中打了鼓，几乎说出“想想看”来。他管住了嘴：“晚上见，司长。”他退出屋。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管他呢，已经就是已经。看司长的神气，也许……不管！该死反正活不了。不过，真要是……沈二哥的脸慢慢白了，嘴唇自己动着。他得去喝盅酒，酒是英雄们的玩意儿。可是他没去喝酒，他没那个习惯。

他决定到司长家里去。一定没什么错；要是真得罪了司长，还往家中邀他吗？说不定还会有点儿好处，“硬”的结果，人是得硬，哪怕偶尔一次呢。他不再怕，也不告诉太太，他一声不出地去见司长，得到好处再告诉她，得叫她看一手两手的。沈二哥几乎是高兴了。

司长真等着他呢。很客气，并且管他叫沈二哥：“你比我资格老，我们背地里都叫你沈二哥，坐，坐！”沈二哥感激司长，想起自己的过错，不该和司长耍脾气。“司长，对不起，我那么无礼。”沈二哥交代了这几句，心里合了辙。他就是这么说话的时候觉得自然，合身份。“自己一定是疯了，跟司长翻脸。”他心里说。他一点儿也不硬了，规规矩矩地坐着，眼睛看着自己的膝。“司长叫我干什么？”“没事，谈一谈。”

“是。”沈二哥的声音低而好听，自己听着都入耳。说完了，似乎随

着来了个声音“你抽抽”，他也觉出来自己是一点儿一点儿往里缩呢。可是他不能改，特别是在司长面前。司长比他大得多，他得承认自己是“小不点儿”。况且司长这样客气呢，能给脸不兜着吗？

“你在衙门里有十年了吧？”司长问，很亲热的。“十多年了，”沈二哥不敢多带感情，可是不由得有点儿骄傲，生命并没白白过去，十多年了，老有差事做，稳当，熟练，没碰过钉子。

“还愿往下做？”司长笑了。

沈二哥回答不出，觉得身子直往里抽抽。他的心疼了一下。还愿往下做？是的。但是，这么下去能成个人物吗？他真不敢问自己，舌头木住了，全是空的，全是。“你看，今天你找我去……我明白……你是这样，我何尝不是这样。”司长思索了会儿。“咱们差不多。没有想想看，你说的，对了。咱们都坏在想想看上。不是活着，是凑合。你打动了。咱们都有这种时候，不过很少敢像你这么直说出来的。咱们把心放在手上捧着。越活越抽抽。”司长的眼中露出真的情感。

沈二哥的嘴中冒了水。“司长，对！咱们，我，一天一天地思索，只是为‘躲’，像苍蝇。对谁，对任何事，想想看。精明，不吃亏。其实，其实……”他再找不到话，嗓子中堵住了点儿什么。

“几时咱们才能不想想看呢？”司长叹息着。

“几时才能不想想看呢？”沈二哥重了一句，作为回答。

“说真的，当你说想想看的时候，你想什么？”“我？”沈二哥要落泪，“我只想把自己放在有垫子的地方，不碰屁股。可也有时候，什么也不想，只是一种习惯，一种习惯。当我一说那三个字，我就觉得自己小了一些。可是我还得说，像小麻雀听见声必飞一下似的。我自己小起来，同时我管这种不舒服叫作压迫。我疑心。事事是和我顶着牛。我抓不到什么，只求别沉下去，像不会水的落在河里。我——”

“像个没病而怕要生病的，”司长接了过去，“什么事都先从坏里想，老微笑着从反面解释人家的好话真话。”他停了一会儿，“可是，不用多讲过去的了，现在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沈二哥随着问，心里发空。“我们得有劲儿，我认为？”